



它抬起的是什么？
越抬越高的是对白色的否定。
那么绝对。死亡般的虚空。
——《雪山》

马叙 著

时光词语

大众文艺出版社

时光词语

马叙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时光词语 / 马叙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10. 2
ISBN 978-7-80240-516-5

I. 时… II. 马…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25240号

时光词语

著 者: 马 叙

责任编辑: 陶 然

装帧设计:  国风传媒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10-65060478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 10012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浙江天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40千字

版 次: 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0.00元

自序

这是一本从另一本书中分离出来的书。

这另一本书是《在雷声中停顿》。《在雷声中停顿》早于这一本书。到现在为止，我仍然把《在雷声中停顿》存放于电脑的硬盘之中。原来把这一本的文字也编进了《在雷声中停顿》一书之中。《在雷声中停顿》一书一时难以出版，于是又把这一本《时光词语》自《在雷声中停顿》中取出来，另结成集。这样，这两本成为同时并列于时间中的书。对于我而言，这是两本同等重要的书。

当我坐在桌子前，写下这个书名时，我想，时光词语，这个复合名词组成的书名如水一样浮在这些文字的上面，它稍稍轻了些。书名并不重要。真正的文字是沉在底下的，而我喜欢的也正是这种沉在下面的文字。在过去的日子里，我写下了许多文字，也同时废弃了许多文字。文字对于我，是一种缓慢的行走，它带着沿途事物的碎片，生活的碎片，内心的碎片。我喜欢粘滞的叙述，这样的叙述让文字取得一种温热而真实的质感。我把这些文字从小说与诗的写作中抽离出来，并努力把它们放在下方，让它们像沙子一样慢慢地堆起，直至淹没自己。这种个人化的形式其实又是开放的，它所触及的事物是散落在低处的，这些事物不可能由个人来占有。因此文字也应是同样地落在低处，而不是高高在上。

另一方面，这些文字是由事物派生出来的细节所推动的。强大的是事物，人与文字都是软弱的。因此对于事物而言，文字实在做不了什么，写作者也一样。最好的状态是自己被事物与文字共同抛在低处，同在低处的事物、文字、作者，三者既粘滞又有种离异感，既是朋友，又互为敌人。

是为序。

马叙

2009年12月27日

目 录

自 序/1

走在别处：流水细节

西藏——绝对的高原，绝对的山川 /3

皖南，流水细节——婺源、上庄、黎明村 /15

青瓷的侧面 /23

九月，上海 /33

泰顺县·流水三章 /41

时光词语：人、事、物

时光词语 /51

从东到西，五个集镇 /63

回村庄之路 /73

海边：人·事·物 /84

逝去的岁月，我向你致敬 /94

九四年：南京片断 /103

逆光中的人与事 /110

一个下午，《山鹰之歌》/113

这里那里：县城及城市

深处的文成 /117

县城片断 /123

青田三章 /131

冬至的三门 /135

城市平面 /137

过去已远：另一种词语

过去与现在：我的肢体和器官 /141

民间手艺人 /146

蔑 /153

锡 /155

连环画 /157

农具的影子 /159

喝水有几种方式 /162

挑担不是轻松的活 /164

大雨 /166

我承认，我不喜欢劳动 /168

纸上片断：左边的自然

后退的一年 /173

5月13日，美术馆 /176

从诗歌到小说 /181

三级台阶 /185

左边的自然 /190

自我及其他 /192

事物、文字、生命——有关“原散文”札记 /194

让剑麻回到剑麻，让花回到花——为一幅画而作 /1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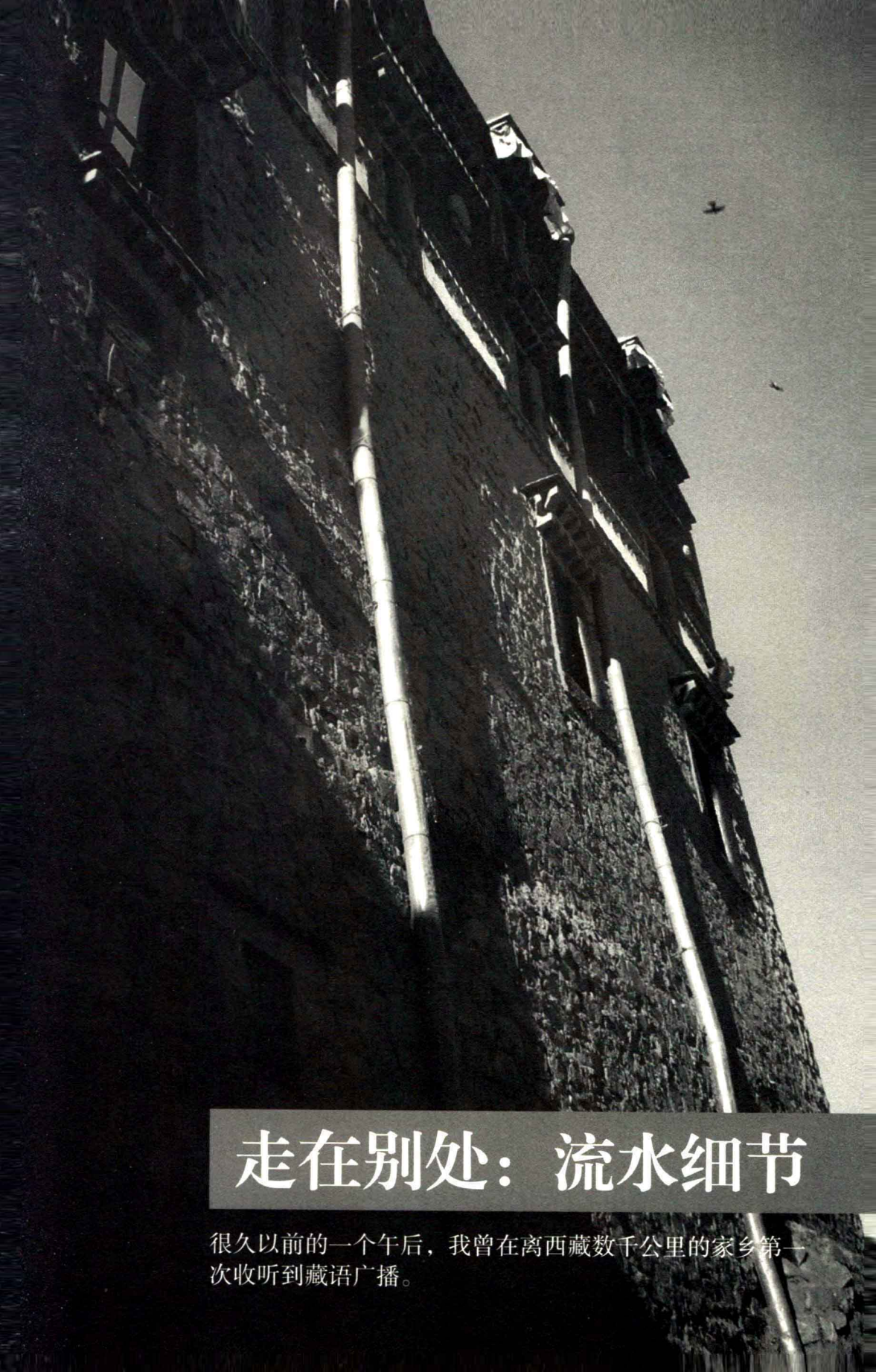
话题：三个访谈录

向平庸倾斜——与马叙对话 /291

关注平庸深处的荒谬与幽暗——马叙访谈录 /215

诗人的城市——回答《诗选刊》“诗人的城市”栏目的五个问题 /223

附录：有关原散文 /227



走在别处：流水细节

很久以前的一个午后，我曾在离西藏数千公里的家乡第一次收听到藏语广播。

西藏

——绝对的高原，绝对的山川

出租车总在绝望的时候开来

到达林芝机场，是8月11日上午。

接站的汽车溯着泥洋河到达八一镇。从林芝机场到八一镇有几十公里，我不知道这条河是条什么样的河。在疾驰的汽车里，我偶尔看一眼这条河，只看到它宽阔的河面上湍急的水流。在到达西藏的第一天，我对它的感觉全部被来自自己身体突然的痛感抵消掉。

我的肠胃在这天的中午开始疼痛。下午，到达千年古柏所在地时，我的疼痛无以复加。我根本无法走到古柏树那里，尽管那里的路很近。我动员为我们开旅游车的司机送我去林芝地区医院，但是司机拒绝为我单独开车送医院。他坐在驾驶室里的姿态扩大着我身体的痛感。我站在望得着古柏树的地方，远远地看着古柏高耸的顶部。我的视线越高我的痛感就越强烈。我对司机说，我给你钱，你把我拉到医院去打点滴，但是仍然没能动员司机拉我走。我问边上摆摊子卖纪念品的当地人，这里是否经常有出租车拉客到这里？他们说，这个地方一般是不会有出租车来的，散客是会不会到这里看古柏的。真的没有出租车么？我再次问。他们说，没有的，平时都没有的。这时，我的身体大于一切，我真切地感到了它比古柏树大，比古柏林大，比停车场大，比下午阴沉的天空大。这种对身体疼痛的感觉在此时高于一切。我迫切地要离开这里，迫切地要去林芝医院。我拿出手机，按下了一个1字键，一个2字键。一个0字键。我要打林芝急救中心的电话要辆救护车。就在这时，旅游车司机对我高喊，出租车来了，出租车来了！听到司机的喊声，我转过身来，看到了顶着TAXI标志的绿色出租车！我的身体的强烈疼痛感突然减轻了许



林芝八一镇

多。坐上出租车的时候，我想起了上海诗人王小龙的一首诗《出租车总在绝望的时候开来》。出租车司机的态度非常好，他看着我惨白的脸色，说，你肚子疼了啊，很疼吧，你放心，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开到林芝地区医院的。十多分钟后我到了八一镇林芝地区医院急诊室，瘦个子的藏族医生看也没看就给我开了打吊滴的药水。我到药房窗口拿了药快速地跑到二楼。林芝地区医院是个小医院，二楼总共只有两个护士。数个病人很安详地挂着药水。在林芝医院，看着药水一滴一滴地流入静脉，我终于慢慢地平静了下来。

在此后一整天，我都在反复地想着——出租车总在绝望的时候开来。是的，出租车总在绝望的时候开来，它对我的身体的意义是巨大的，它对我进入高原的意义是巨大的。

八一镇

八一镇在海拔三千米的高处。我来的那一天，云雾压在穿镇而过的

318国道那一头。

在八一镇，我的脚步是缓慢而迟滞的。我从这头走到那一头。我游离于团队。我感受着这里不多的珍贵的氧气，我吸进，再呼出。我在呼出体内气体的时候，一个面目黝黑的藏族孩子跑过街道，飞奔远去。他对氧气的需求是那么的少。看着他，我想起在西藏支教过两年的写《蒙面之城》的宁肯在他的一篇写西藏的文章里说到西藏的神性，他写到了在拉萨六中旁边所看到一个刚会走路的小男孩的情形，那是多么令人感动的一刻，而这一个午后细小的时刻却又是多么的阔大！

我侧身察看街道两旁。看到更多的是四川来这里定居的八一镇人。他们有着典型的四川人的体征，他们说话间的一口川音散漫在八一镇的街道平面上。

在加丁嘎路中，两个藏族女人坐在人行道与车行道转折的台阶上，她俩在整理着手中的一捆药材，有草本有木本。她俩把头低得很低，宽大的藏袍被街道衬映得很瞩目。这是我在八一镇看到的第一对穿藏袍的藏民。阳光穿过云雾照射在她俩的身上，照出藏袍上宽大的皱褶与阴影。她俩始终低着头，我想看她俩的眼睛，但是始终看不到。与她俩形成对照的是双拥北路的藏族年轻人。他们骑着电瓶车呼啸着来到一个杂货店门口，穿着时尚的服装，吹着口哨。他们的脸刚毅黝黑，蓬乱的头发有着高原特有的形态。我估计他们的事情并不多。现在是下午时分，他们很明朗地站在大街上，向着高原八一镇的空气发出自己的喧嚷声。而更多的是川籍的八一镇人，在八一镇的大街上，世俗味浓重的川音盖过了好听柔软的藏语。很久以前的一个午后，我曾在离西藏数千公里的家乡第一次收听到藏语广播。后来我反复收听这种完全听不懂的广播，对这种源自高原的语言的独特的发音，对它轻盈柔软的语音，在那时就非常的着迷。我以为它是世界上是发音最美妙的语言。在三千多米的高原上说着这种歌唱般语言的民族让我为之惊异。但是在八一镇，我听到最多的却是熟悉的四川方言。而我看到八一镇大街上开店面最多的也是四川风格的店铺。从林芝宾馆门口电线杆上“巴蜀”二字的招牌开始，到八一镇不长的大街上的川记压面馆、婉君发廊、巴唐茶馆、手工肥肠鲜粉店、味巴适家常菜馆、手机广场，经营者几乎都是川籍居民。我走在八一镇街上时，不断地听到四川话从各个店铺里飘出来。东起上海虹光村的318国道，经过浙江湖州、长兴，安徽宣城、安庆、怀远，湖北黄风、孝感、长阳、云阳，四川南充、资阳、康定、雅江等地进入西藏的巴唐、左贡、林芝，这条公路的甘孜至林芝至拉萨部分就是平常所说的川藏线。而川籍八一镇居民就是五六十年代以及八十、九十年代沿着这条路线进入西藏的。他们带着浓重的四川印记，定居在八一镇，做

事，开店，婚娶，繁衍后代。八一镇也因他们的川音而冲淡了飘散在这块高原上的美妙的藏语。但是，我还是能隐约地听到偶尔从某个角落里飘过来的藏语。每当我隐隐约约地听到藏语时，我会专注站着，不走，听上那么一会。我听着他们的语言发音时，我还会仰头看八一镇两旁高高的高山，那里，白云缭绕在半山腰或山顶上，天空蔚蓝。我想，只有这样的高原才会产生这种美妙无比的神奇语言。

我走在八一镇上，于它我是一个外来人，我仅仅肤浅地走在它的皮毛上，走在藏语的美妙的音节之外。贯穿八一镇而过的318国道上，呼啸而过的货车带起飞扬的尘土，我站在其中，感受着高原的空气与一个贸然进入的外来者身份的生硬。我在药店买了一盒有着红景天成分的高原安，服下。在这里，我要努力压住自己的心跳，缓慢地走，缓慢地思想，缓慢地吃饭喝水。我要把自己的肌体与内心调节到安静的状态。

泥洋河

进入西藏之前我不知道泥洋河这条河流的名字。当泥洋河出现在我面前时，我还不为所动，从林芝机场往八一镇的几十公里的路上，我在车里坐在靠山冈的一面，我更多的是看这一片的山冈，只从另一侧的车窗里偶尔看到泥洋河的流水。毫无疑问，车窗与车内嘈杂的声音以及身体的疼痛，阻止了我对泥洋河水流形态的判断。



拉萨机场内向外眺望

在从林芝机场到八一镇的短短的一个小时的路程上，我所想的仅仅是眼前细小的事物，路边的青草灌木，公路路牌，车里的各色人等，听着一车人的杂乱话语。我在从成都到林芝的飞机上，对西藏有着太多的索取和期待，当飞机降落在雅鲁藏布江河谷机场时，这种期待变得特别强烈和空前的大。对于去西藏而言，我显然也是有着这种不正当的心理的人。到达林芝之后，我很快地就把这种不恰当的空洞的期待去掉了。西藏就是西藏，它不是让内地人去索取不该索取的东西的地方，哪怕内地人离开西藏时什么也不带走。真正看到泥洋河是到西藏后的第二天与第三天。在对另一个巴松错的期待中时，别的人甚至完全漠视了这条神奇的河流。这三天，泥洋河毫无疑问地成了一条我最细致观察和最深入想象的河流。三天中，泥洋河在我感觉的平面投进了以下几个词语，这几个词语在泥洋河边转换成了一种高原秘语状态——

1、洲中之树。河中洲的树强调着泥洋河下游的安静与超俗。当语言遭遇到它时，语言是庸俗的，当我观察这里时，我是庸俗的。一个又一个的河中洲。沙洲边缘的树。沙洲中的树。水中的树。它们俯身向水，向水中的水，感受河水清冷而干净的流速。

2、涉水之马。泥洋河许多的河中洲有茂盛的青草，洲中有牛有马。这种有着许多牛马的河中洲总会有一端与河岸相连，牛马才得以从河岸到达洲中吃草。有一个河中洲，面积很大，只有一匹马，这匹马是白马。这个河中洲是个孤岛，它的周边没有与河岸相连的地方。四周的河水都很湍急，那么这匹白马是如何从岸上到达河中洲的呢？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匹马是涉水而到达河中洲的。那么，它不怕被淹或被湍急的河水冲走么？它这是第几次到达这个河中洲了？它极安静地吃着草。等到傍晚，它将涉水回到岸上。等又一个明天到来的时候，它将再次出现在这个河洲之中。

3、深处的流速。下游的泥洋河的流速并不很急，有些河段甚至平缓得看不出流速。河面宽阔，河水幽深。这时的流速在河流的最深处。有一段紧靠岸边的河段，水流更深，河水回旋，大大小小漩涡把河面的水流带入河水深处。仍然是没有声音。仍然是寂静。这应是泥洋河的秘密之水；而更多的秘密则在河流的更深处，那里，有着不为我所知的泥洋河深度的事物与形态。

4、升起的水雾。泥洋河两旁是高高的山冈。这些山冈的半山腰或山顶上，都长久地飘浮着白色云雾。一路上，泥洋河的水流在变幻着，山冈上的云雾也在变幻着，但是，云雾总是给我平静的感觉。在下游，这种平静是上升的大静，它弥漫在升起的水雾之中，升向高处，升向连绵不断的高山。河边一处开阔的草场上，布满着牦牛与马群，安静，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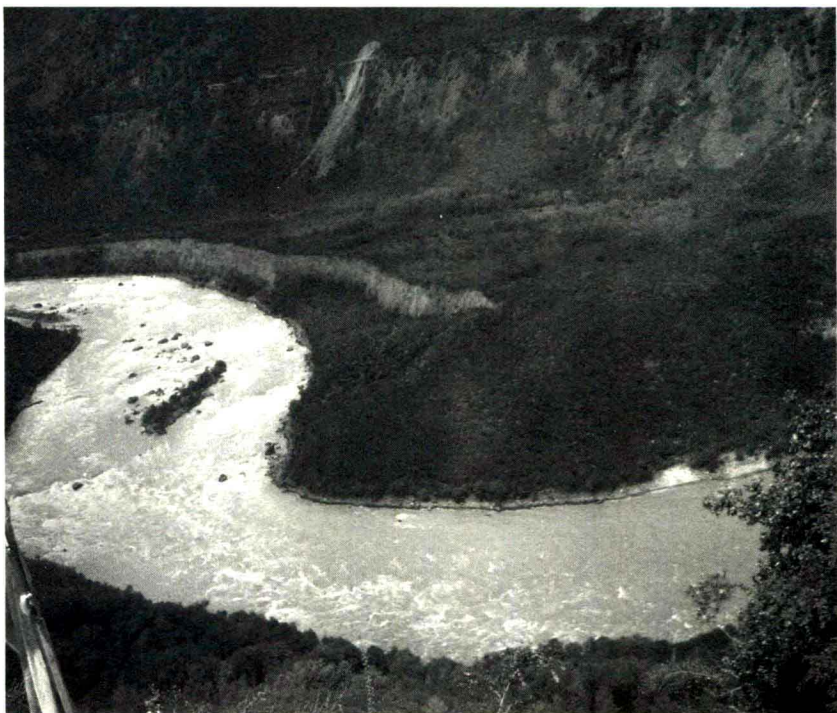
慢，融为一体。我突然感觉这里的牦牛与马群也有着云雾的形态。我的内心也因此充满着白云与水汽。

5、安静的源头。从林芝往拉萨的五百公里路程有三百公里是溯着泥洋河行进的。这三百公里海拔从三千米上升到五千米。车到中游地带偶尔的一次回头，看到阳光从白云的后面照过来，把光线与云雾突然搅拌在一起，路面尽头出现了有着耀眼光芒的汹涌澎湃翻滚的白云！这种突然的景况让人无比惊异。泥洋河水渐渐地开始清澈，流速加快。河水由深度流动变成湍急的激流。这是泥洋河中段的激情表达。山越高，泥洋河越接近源头。在五千多米的米拉山口看下去，泥洋河的源头水流复归了最初的宁静。在无风的夏季的日子里，这里安静，谦逊，高远。一如我在路上所看到的无名雪山，在阳光下宁谧地闪着明亮的白色，是它接通了高原上无法言说的部分。

雅鲁藏布江

在这之前，雅鲁藏布江对我而言，一直是存在于文字与影像中的一条江。我对它一直有着瑰丽的想象：高原，雪山，深谷，河床狭窄，奔腾咆哮，激流翻滚，从西藏高原一冲而下，怒号着向前。

从八一镇到派镇的路上，自嘎玛村开始，一直沿着雅鲁藏布江而行。在林芝机场旁边的公路桥上，拐向河对岸再紧靠着雅鲁藏布江沿江而下。但是它在这里是平静的，高原大河在这一河段是悄无声息的。在岗派公路十九公里处，泥洋河在这里汇入了雅鲁藏布江。沿河岸而居的藏民除了养牦牛外，还养藏猪。放养在野外的藏猪自由而放纵，不断地穿越公路的小猪仔三五成群欢快地奔跑，它们与雅鲁藏布江似乎距离遥远，毫不相干。但是它们存在于藏民的生存圈中，在这里，除牦牛之外，藏猪是藏民的第二大经济产业。在高高的高山脚下与雅鲁藏布江河岸上，满地奔跑着小猪仔。它们与牦牛不同，在我的感觉中，牦牛是雪山高原的灵魂物种，它的象征是强大的，恒久的，带有物质与生命的旷远意味，它们与雅鲁藏布江与高原雪山是深度融为一体的；而小猪仔则是快乐与世俗的，在沿途的岗嘎村、朗多村、才巴村、林巴村、陇巴村、米尼村、朗嘎村、崩嘎村，从村边到屋角，从树荫下到向阳坡，它们不断地出现在我的视野之中。连一些门巴族的村庄，也养有许多藏猪。在一个村庄，我看到一个藏族妇女站在自家大院的门口，对牦牛的专注而对小猪仔的不在乎。我想，这也许并不是因为经济价值巨大差异的原因，而是因为世俗的快乐来得容易而快速？还有是不是猪仔成长快速，在藏民的食物链中更易取得的原因？渐渐地，雅鲁藏布江江水开始



雅鲁藏布江大拐弯

湍急，流速加快。渐渐地，看到的小猪仔越来越少，到了派镇，我只看到几头大猪，小猪仔则再也没有看到。在这一带，藏猪的放养会不会与雅鲁藏布江江水的流速相关？当雅鲁藏布江的流速快速、湍急起来时，世俗的色彩就逐渐地少下去？当然，这是我想当然的想象。我的这种想象在派镇终于戛然而止。之后，连接我的想象的是雅鲁藏布江、喜马拉雅山、南迦巴瓦峰。在我的想象的旅程中，派镇是一个转折点。派镇有许多堆砌，房屋、小卖部、原木、板材、纪念品、饭馆、导游、车辆、游客。几乎每一个游客都是疲惫的，他们在用缓慢的行走对接这条伟大的河流。而派镇对于我，更多的是对雅鲁藏布江想象的堆砌。在到达大峡谷之前，我再次重复瑰丽的想象：高原，雪山，深谷，河床狭窄，奔腾咆哮，激流翻滚，从西藏高原一冲而下，怒号着向前。

到达尼定村与格嘎村之间的高地上时，雅鲁藏布江的一段拐弯出现在眼前。从上往下看，激流，大拐弯，高山，惊世骇俗的高原大河品格。在这里我注意到了许多游客都会用喜欢的眼光看身边的藏民小贩。在这里，这些原本斤斤计较的游客是被这高山大河洗去了身上的俗气了么？在这里，一块石头，就是一个开阔的心胸。一棵小草，就是一个开阔的心胸。一杆旌幡，就是一盆淘洗杂质的清水。还有更多的事物——



布达拉宫

清风，白云，尘土，树木，沙砾，牦牛，马匹，皮绳，孩子，姑娘，老者，玛瑙，银蜀，天珠。这一切，用清水样的方式洗去入藏游客的世俗，尽管大家出藏后庸俗依旧。

在大峡谷的最低处，雅鲁藏布江湍急的江面离我一米多高。轰隆隆水流奔腾的巨大声响，笼罩着我此时的听觉。从高处来到最低处，从安静的高地来到轰响着的峡谷谷底。面对这巨大的轰响，这时的我感觉无所适从，我不知道如何阐释它，描述它。我知道，我是处于它的外部，我与真实的雅鲁藏布江还有着巨大的距离。对于雅鲁藏布江，我的想象还处于庸俗的阶段，尽管我一直对雅鲁藏布江的想象是：高原，雪山，深谷，河床狭窄，奔腾咆哮，激流翻滚，从西藏高原一冲而下，怒号着向前。但这仍然是一个俗人对雅鲁藏布江的想象，它说明了我的想象的平庸。直到我隐约看到南迦巴瓦峰。七千多米的南迦巴瓦峰，它在云雾间与雅鲁藏布江对应着出现。它在这一天里，只对仰望它的人露出顶峰。但很快又看不见它了，它重又隐在云雾之中。南迦巴瓦峰，太高不可攀了，连想多看它一眼也是这么的难！雅鲁藏布江数百公里大拐弯。南迦巴瓦峰是它的中心。雪山。激流。大跌水。大峡谷。奔腾的江水。我只看到这个大拐弯的极少部分。但是我看到了大拐弯的中心标志雪山——南迦巴瓦峰。它使我的想象凌空飞越南迦巴瓦峰的另一边的墨脱县。在南迦巴瓦峰山麓的直白村，强烈的阳光直射而下，南迦巴瓦峰再次隐没在云雾之中。在回来的路上，十九岁的藏族导游姑娘唱起了藏歌，我再次听到藏语的美妙发音，它在歌唱中倍加迷人。这时的真实的歌唱，是我的想象到达不了的地方。在姑娘的歌声停止后，我再次想象着南迦巴瓦峰那边的墨脱县的闭塞、安宁、泥泞、潮湿。我甚至会一直想象到雅鲁藏布江在遥远的印巴大平原与恒河会合时的开阔平静。但是，我的想象。仍然是平庸的。对雅鲁藏布江的描述与想象，我只能够到此为止。

布达拉宫

那些天，我一直告诫自己，要慢慢地进入。要慢。越是临近布达拉宫，越是要慢。要让内心落后于自己的身体，要让内心的停留更慢也更久。

但是，在西藏，我是永远慢不过那些从西藏遥远的边地过来的朝觐者。他们从青海，甘南，川西，那曲，阿里，巴唐，墨脱，日喀则；从唐古拉山，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等处，成年累月地一步一步地磕长头而来。去年，在青海的塔尔寺，我遇到过虔诚的朝觐